

进口专业化与中国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

魏浩¹, 张瑞¹, 王徽²

(1.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5;

2.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利用2001~2011年的工业行业进口数据, 对中国32个工业行业的进口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度, 并实证分析了中国工业行业进口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不管是从全部行业来看, 还是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看, 进口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正效应; 与此同时, 进口专业化程度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U型曲线的关系, 而且, 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越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 即中国处于进口专业化程度提升会促进行业经济增长的阶段。因此, 中国要高度重视进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提高行业进口专业化程度, 充分发挥进口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对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加快发展资本密集型战略性新兴产业。

关键词: 进口专业化; 经济增长; 资本密集型行业; 劳动密集型行业

[中图分类号] F75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034 (2018) 01-0001-11

DOI:10.13509/j.cnki.ib.2018.01.001

引言

随着国际分工的演变, 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长期以来, 学术界一部分学者一直认为, 一国经济若专业化于较少数量的产业或产品, 其国内商品价格必将更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 进而导致该国经济更加脆弱 (Kalemli-Ozcan et al., 2003), 甚至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局面。此外, 专业化的进出口商品结构还可能会减少风险规避性质的投资, 导致投资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宏观经济计划无法顺利实施 (Koren & Tenreyro, 2007), 长期以往, 就会阻碍该国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由

[收稿日期] 2017-05-26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进口增长及其对国内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研究”(71473020)、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进口商品技术结构及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14YJA7900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魏浩 (1979~), 男, 江苏徐州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 研究方向: 世界经济、国际贸易; 张瑞 (1994~), 女, 河南濮阳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 王徽 (1985~), 女, 北京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辑,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

此可见,正确选择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近年来,中国颁布了一系列扩大进口贸易的相关政策,扩大进口已经成为中国新的对外贸易的长期战略。贸易结构总体上可分为贸易专业化和贸易多样化两大类。贸易专业化表示贸易份额集中于较少的几种产品或行业,贸易多样化则表示产品种类多且份额均匀分布于各种产品或行业。基于此,本文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SITC 分类下的 Rev.3 五位码产品层面的进口数据,实证分析中国 32 个工业行业进口专业化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中国扩大进口贸易战略提供理论指导。

一、文献综述

在贸易专业化问题研究的初期,大多数研究只是通过专业化曲线(或多样化曲线)来展示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专业化(或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如 Chang (1991) 的研究发现,在恩格尔效应的影响下,人均收入的提高会使消费者开始逐渐偏好更加多样化的商品,而多样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风险分担的方式促进金融体系的完善,进而帮助该国进行更高水平的、更专业化的生产与出口行为。Saint-Paul (1992) 的研究发现,各国出口结构的变动是分阶段进行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人均收入与出口专业化之间呈现单调的负相关。Romer (1994) 的研究发现,较大的经济体将从更广范围的国外供应商手中进口更多种类的产品。

其后,学者们开始研究贸易专业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理论关系,重点讨论“U”型关系。如 Jean Imbs 和 Romain Wacziarg (2003) 认为,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贸易结构不断呈现多样化趋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贸易结构又将逐步向专业化过渡,其贸易专业化程度最终呈“U”型的变化趋势。De Benedictis 等 (2008) 分别使用绝对和相对出口专业化测度方法,对出口专业化水平进行了测算,并采用非参数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得出了贸易专业化与经济发展的“U”型关系。Cadot 等 (2011) 利用 156 个国家超过 19 年的数据,探索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口专业化水平的演变规律,发现出口专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呈“U”型,并进一步认为,关键拐点发生在人均收入为 25 000 美元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状态,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De Benedictiset 等 (2009) 认为,对单一国家来说,仅仅使用二三十年的数据,无法得到长期情况下出口专业化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无法实现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将不同国家的数据直接揉杂在一起更加重了假设的不合理性,应当采用半参数估计来控制样本中各个国家在制度、地理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在同时利用绝对和相对测度指标进行测度后,研究得到了出口专业化逐渐减弱的结论。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探讨贸易专业化(或多样化)的福利效应。Christian 和 David (2006) 的研究发现,来自于进口产品专业化水平的下降是 1972~2001 年间美国从贸易中获益的重要渠道。Minondo 和 Requena (2010) 利用西班牙的进口数据,研究了西班牙 1988~2006 年间进口种类(可视为衡量贸易专业化的指标之一)

增长的福利效应,发现新增产品种类引致的福利增长相当于其GDP的1.2%。Broda等(2011)认为,出口专业化可能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进而阻碍经济的长远稳定增长。Bo Chen和Hong Ma(2012)利用中国1997~2008年间的产品层面进口数据进行研究,在控制了普遍用于加工贸易的中间产品的进口后,发现国家福利的获得是进口专业化程度降低的结果。Aleksandra等(2013)发现穷国具有高度同类别的出口结构,且经济发展伴随着制造业出口的非专业化趋势。魏浩和付天(2016)基于进口商品种类增加的视角,测算了中国进口贸易的福利效应,研究结果发现,进口商品种类多样化、进口地区结构多元化也是贸易利益的源泉,在不考虑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变化的情况下,基于HS-6商品层面数据,中国消费者每年可以从进口商品种类增长中获得相当于1998年GDP的0.40%的福利增加,基于HS-8商品层面数据,中国消费者每年可以从进口商品种类增长中获得相当于2000年GDP的0.42%的福利增加,即中国每年可以从进口商品种类增长中获得338~417亿元的福利。

总的来看,已有文献对于贸易专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专业化方面,对进口专业化方面的研究较少,另外,大多数文献都采用三位码或四位码产品层面的数据计算贸易专业化水平,但是,三位码或四位码产品层面的数据比较粗糙、宏观,在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应该采用更细产品分类的数据。基于此,在中国实施扩大进口贸易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将首先采用SITC Rev.3分类下五位码产品层面的数据计算进口专业化水平,进而从行业层面实证分析进口专业化对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计量方程与指标说明

借鉴Aleksandra和Massimo(2013)的做法,本文构建的计量方程如下:

$$Y_{PC_{it}} = \alpha + \sum_{k=1}^K \beta_k X_{kit} + \delta DIV_{it} + D_t + \varepsilon_{it}$$

上式中, i 表示行业或部门, t 为时间, D_t 表示时间虚拟变量即时间效应, ε_{it} 为残差项。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 $Y_{PC_{it}}$,即为各行业人均总产值,用各工业行业每年的工业总产值除以该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表示,数据来自于各年度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 核心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 DIV_{it} ,即各年各行业的进口专业化水平。在此将使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和熵指数(S)两种测度方式来计算中国各工业行业的进口专业化程度。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的计算公式为: $HHI_j = \sum_i (E_{ij} / \sum E_{ij})^2$ 。熵指标(S)

的计算公式为: $S_j = \sum_i [(E_{ij} / \sum E_{ij}) \cdot \log_2 \left(\sum E_{ij} / E_{ij} \right)]$ 。其中, $i=1,2,3,4,\dots,n$,代表SITC分类下Rev.3的五位码水平下的各类产品类别; $j=1,2,3,4,\dots,m$,代表中国32个细分的工业行业; E 代表相应的进口额。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是联合国贸易数据库SITC分类下的Rev.3五位码水平的数据,根据中国各工业行业与SITC分类下Rev.3

五位码水平的产品种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得到了中国细分工业行业 j 在SITC分类下Rev.3五位码水平的产品进口数据。

对于赫芬达尔指数来说,HHI数值越大,表示进口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产品,即进口专业化程度提升;而对于熵指数(S)来说,S数值越大,表示各产品的进口份额越来越趋近于均等化,即进口专业化程度越低。

3. 控制变量

(1) 劳均资本(k_{it})。每个行业的劳均资本等于各行业的资本存量除以该行业的全部从业人员人数。对于资本存量,本文使用固定资产净值来代替,对于各行业的全部从业人员人数,使用各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衡量,因此,每个行业的劳均资本以每个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除以该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表示。此外,为了消除物价的影响,在此以2001年为基期,利用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各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

(2) 人力资本(h_{it})。衡量各行业的人力资本的常用指标为各行业科技活动人员占该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重,但由于各行业科技活动人员指标自2009年开始无法获得,故使用各行业R&D人员人数数据来代替,因此,本文各行业的人力资本用各行业R&D人员人数占该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重来表示,其中,各行业R&D人员人数数据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3) 外商直接投资(FDI_{it})。采用工业行业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的资本金占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的比重来表示,工业行业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的资本金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4) 研发水平($R\&D_{it}$)。采用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该值越大表示工业部门的研发投入力度越大。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5) 总资产贡献率(RTC_{it})。总资产贡献率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相应部分。总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该指标反映了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是企业经营业绩、管理水平和制度环境的集中体现。

(6) 规模经济($Scale_{it}$)。用单位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来表示,即用每年各行业的工业总产值除以每年各行业的企业单位数,各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数据和各行业的企业单位数均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同样的,为了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本文以2001年各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基期,对各行业的工业总产值进行物价指数平减,每年各行业的工业出厂品价格指数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

4. 工业行业样本及其分类

在工业行业的划分方面,本文依据国际标准工业分类(ISIC)将中国工业部门

细分为40个行业。然而,煤气的生产供应业、自来水的生产供应业与其他采矿业的贸易额都非常小,故删除了这3个行业的数据;同时,将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合并为食品制造与加工业;另外,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电力蒸汽及水生产供应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数据缺失比较严重,因此这4个行业也未被纳入研究范围;最终,采用了工业行业中的32个细分行业的2001~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另外,借鉴魏浩(2013)的做法,按照各行业的劳动资本比把这32个细分行业又分成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两个大类,具体如表1所示。

由于所用数据为联合国贸易数据库SITC分类下的Rev.3五位码产品层面的数据,本文需要根据中国工业行业与SITC分类下的Rev.3五位码水平的进口产品间的对应关系,重新匹配得到中国各细分工业行业的进口产品数据。

表1 中国32个工业行业及其要素密集型分类

万人/亿元

劳动密集型行业		资本密集型行业	
行业名称	劳动资本比	行业名称	劳动资本比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0.447	煤炭采选业	0.116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0.403	食品制造与加工业	0.112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379	橡胶制品业	0.110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366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0.107
家具制造业	0.223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0.106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179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0.100
金属制品业	0.16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89
纺织业	0.161	医药制造业	0.086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0.156	饮料制造业	0.07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149	造纸及纸制品业	0.068
普通机械制造业	0.144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058
专用设备制造业	0.140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56
非金属矿采选业	0.139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43
塑料制品业	0.13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4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123	烟草加工业	0.03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121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0.025

资料来源:数据由作者计算所得。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 基于全部行业的视角

经过Hausman检验,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回归。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就行业总体而言,从模型1到模型4,使用HHI指数计算的进口专业化指数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也就是说,HHI指数越大,进口专业化程度越高,进口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促进行业人均总产值的增加。

将熵S指数计算的进口专业化指数作为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2的模型5和模型6。可以看出,使用熵S指数计算的进口专业化指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也就是说,熵S指数越小,进口专业化程度越高,进口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促进行业人均总产值的增加。将表2中模型5~6的结果与模型1~4的结果比较来看,基于全部行业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2 回归结果(全部行业)

变量	DIV _{it} 使用 HHI 指数计算				DIV _{it} 使用熵S指数计算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DIV _{it}	45.10* (2.22)	50.33** (3.17)	54.39*** (3.44)	76.61*** (5.41)	-9.957* (-2.11)	-14.70*** (-4.46)
劳均资本		4.516*** (14.04)	4.559*** (14.30)	2.588*** (7.68)		2.507*** (7.29)
人力资本		8.306*** (6.06)	7.894*** (5.79)	6.610*** (5.28)		7.191*** (5.70)
外商直接投资			-0.425 (-1.74)	-0.212 (-0.97)		-0.327 (-1.47)
研发水平			-0.806** (-2.65)	-0.878** (-3.20)		-0.918** (-3.29)
总资产贡献率				2.157*** (9.23)		2.034*** (8.72)
规模经济				0.0167 (0.07)		0.205 (0.84)
常数	22.78*** (4.88)	-49.44*** (-7.60)	-29.71** (-3.06)	-45.05*** (-5.19)	67.61*** (4.08)	27.10 (1.80)
R ²	0.101	0.580	0.499	0.571	0.062	0.529
N	352	352	352	351	352	351

注：“*” “**” “***” 分别代表在10%、5%和1%统计意义上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该系数的t检验值。

(二) 对于不同密集型部门的行业

1. 劳动密集型

针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从模型1到模型3,使用HHI指数计算的进口专业化指数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在模型4中,使用HHI指数计算的进口专业化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也就是说,HHI指数越大,进口专业化程度越高,进口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均总产值的增加。

同样,将熵S指数计算的进口专业化指数作为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3的模型5和模型6。在模型5中,使用熵S指数计算的进口专业化指数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模型6中,使用熵S指数计算的进口专业化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也就是说,熵S指数越小,进口专业化程度越高,进口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促进行业人均总产值的增加。将表3中模型5~6的结果与模型1~4的结果比较来看,基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健性。

表3 回归结果(劳动密集型行业)

变量	DIV _{it} 使用 HHI 指数计算				DIV _{it} 使用熵S指标计算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DIV _{it}	-17.43 (-0.84)	-9.713 (-0.63)	1.580 (0.12)	36.59** (2.72)	1.662 (0.43)	-6.766** (-2.85)
劳均资本		3.928*** (9.02)	3.490*** (9.17)	2.598*** (6.26)		2.635*** (6.42)
人力资本		8.968*** (7.10)	7.263*** (6.52)	5.093*** (4.46)		5.300*** (4.65)
外商直接投资			-0.801*** (-5.10)	-0.511*** (-3.43)		-0.571*** (-3.79)
研发水平			-1.460*** (-6.30)	-1.140*** (-5.29)		-1.185*** (-5.51)
总资产贡献率				1.301*** (6.14)		1.197*** (6.07)
规模经济				-2.464*** (-3.69)		-2.294*** (-3.46)
常数	21.03*** (5.05)	-19.24*** (-4.10)	25.61*** (3.40)	3.116 (0.40)	11.43 (0.79)	38.41** (3.26)
R ²	0.029	0.374	0.085	0.057	0.055	0.034
N	176	176	176	176	176	176

注：“*” “**” “***” 分别代表在10%、5%和1%统计意义上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该系数的t检验值。

2. 资本密集型

针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计量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从模型1到模型4，使用HHI指数计算的进口专业化指数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也就是说，HHI指数越大，进口专业化程度越高，进口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人均总产值的增加。

同样，将熵S指数计算的进口专业化指数作为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4的模型5和模型6。在模型5和模型6中，使用熵S指数计算的进口专业化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也就是说，熵S指数越小，进口专业化程度越高，进口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促进行业人均总产值的增加。将表4的模型5~6的结果与模型1~4的结果比较来看，基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基准回归结果也具有稳健性。

从表4和表3的对比来看，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口专业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比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得多。具体来看，使用HHI指数计算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口专业化指数的回归系数大约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3倍左右，使用熵S指数计算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口专业化指数的回归系数大约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4倍左右。

(三) 进口专业化程度与经济成长的U型关系检验

为了检验行业进口专业化程度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U型关系，使用熵S指数来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将熵S指数的二次项加入到回归方程中。基于全部

表4 回归结果(资本密集型行业)

变量	DIV _{it} 使用HHI指数计算				DIV _{it} 使用熵S指标计算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DIV _{it}	93.32** (2.81)	97.12*** (3.70)	95.80*** (3.65)	93.79*** (4.20)	-33.83*** (-3.38)	-25.03*** (-3.69)
劳均资本		4.640*** (10.00)	4.552*** (9.52)	2.143*** (4.31)		1.953*** (3.88)
人力资本		7.533** (3.15)	7.242** (3.01)	3.836* (1.72)		4.519* (2.02)
外商直接投资			0.905 (1.34)	0.837 (1.36)		0.618 (0.99)
研发水平			-0.0437 (-0.08)	-0.756 (-1.43)		-0.757 (-1.42)
总资产贡献率				3.248*** (7.90)		3.183*** (7.67)
规模经济				-0.452 (-1.36)		-0.284 (-0.86)
常数	24.54** (2.86)	-77.01*** (-5.59)	-89.64*** (-4.92)	-73.91*** (-4.84)	157.8*** (4.84)	35.52 (1.27)
R ²	0.178	0.585	0.623	0.624	0.131	0.544
N	176	176	176	176	176	176

注：“*” “**” “***” 分别代表在10%、5%和1%统计意义上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该系数的t检验值。

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回归结果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进口专业化程度与经济成长的U型关系检验(使用熵S指标)

变量	全部行业	劳动密集型行业	资本密集型行业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DIV _{it}	-43.23*** (-5.30)	-16.62 (-1.84)	-52.23*** (-4.23)
DIV _{it} ²	4.257*** (3.81)	1.258 (1.13)	5.720** (2.61)
劳均资本	2.613*** (7.74)	2.602*** (6.33)	2.181*** (4.34)
人力资本	6.676*** (5.38)	5.200*** (4.56)	3.824 (1.73)
外商直接投资	-0.210 (-0.95)	-0.545*** (-3.58)	0.962 (1.54)
研发水平	-0.893** (-3.27)	-1.156*** (-5.34)	-0.805 (-1.53)
总资产贡献率	2.178*** (9.40)	1.302*** (5.98)	3.246*** (7.95)
规模经济	-0.000288 (-0.00)	-2.440*** (-3.62)	-0.451 (-1.36)
常数	60.61*** (3.53)	53.21** (3.02)	42.38 (1.54)
R ²	0.526	0.031	0.590
N	351	176	175

注：“*” “**” “***” 分别代表在10%、5%和1%统计意义上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该系数的t检验值。

全部行业的回归结果如表5的模型1所示。从模型1的结果来看,各工业行业的进口专业化水平对其行业人均总产值的回归结果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进口专业化水平的平方项对其行业人均总产值的回归结果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也就是说,进口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促进行业的经济增长,进口专业化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U型曲线的关系;进一步来看,回归结果还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越过了所谓的U型曲线的拐点,也就是说,在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进口专业化会带来人均工业总产值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回归结果中也得到了体现,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并未得到显著的验证。与此同时,表5中的模型2也说明了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口专业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显著,即表3的回归结果不稳健。

四、基本结论

利用SITC分类下Rev.3五位码产品层面2001~2011年的进口数据,首先对中国32个工业行业的进口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其后实证分析了中国工业行业进口专业化程度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

(1) 从全部行业来看,工业行业的进口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工业行业人均总产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来看,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进口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效应,但结果不稳健;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进口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正效应,且结果是稳健的。

(2) 从进口专业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小来看,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口专业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比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得多。

(3) 不管是从全部行业来看,还是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看,行业进口专业化程度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U型曲线的关系,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越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即中国处于进口专业化程度提升会促进行业经济增长的阶段。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政策启示意义。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在制定进口战略时,国家政府不仅要重视进口规模本身的变化、进口商品技术含量的变化,还要高度重视进口商品种类的多样化、进口地区结构的多元化(魏浩和付天,2016)。但是,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从生产者角度来说,进口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有利于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进口产品种类的集中能更好地促进行业发展,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更是如此。虽然进口贸易可以带来较强的技术外溢性(初晓和李平,2017),进而带来行业技术的进步,但是,当进口专业化程度较低时,过度分散的进口将会导致与生产无关、与前沿技术无关的产品进口增加,反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当今世界国际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的进口将有助于企业把自身力量聚焦于某一方向,进而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另外,进口专业化也会带来经济增长中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企业节约成本、稳定运营,进而帮助企业提升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发展动力不断减弱,必须依靠创新驱动

打造发展新引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中国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仍然占据明显领先的优势。因此,在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过程中,中国就要高度重视进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高行业进口专业化程度,充分发挥进口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对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提高进口专业化程度时,不仅要进一步加强技术前沿高端资本品的进口,也要战略性地聚焦于关键核心中间品的进口,从而充分发挥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快发展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资本密集型战略性新兴产业。

[参考文献]

- [1]初晓,李平.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溢出的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4):83-102.
- [2]魏浩,付天.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消费者福利效应测算研究——基于产品层面大型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6,15(4):1683-1714.
- [3]魏浩,金晓祺,项松林.对外贸易与我国的劳动力需求弹性[J].国际贸易问题,2013(9):3-14.
- [4]ALEKSANDRA PARTEKA, MASSIMO TAMBERI. What Determines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Empirical Assessment[J]. World Economy, 2013, 36(6):807-826.
- [5]BO CHEN, HONG MA.Import Variety and Welfare Gain in China[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20(4):807-820.
- [6]CADOTO, C CARRÈRE, V STRAUSS-KAHN. Export Diversification: What's Behind the Hump?[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 93(2):590-605.
- [7]CHANG K.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bt Under Terms-of-trade Uncertainty: An Inter Temporal Approac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1, 36(2):259-277.
- [8]CHRISTIAN BRODA, DAVID E. Weinstein.Glob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Varie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121(2):541-585.
- [9]DEBENEDICTIS L, M GALLEGATI, M TAMBERI. Overall Trade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tries Diversify[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9, 145(1):37-55.
- [10]DEBENEDICTIS L, M GALLEGATI M. Tamberi. Semi-parametric Analysis of the Specialization-income Relationship[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8, 15(4):301-306.
- [11]KALEMLI-OZCAN S, B E SRENSEN, O YOSHA.Risk Sharing and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vide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3):63-86.
- [12]KOREN M, S TENREYRO. Volatility and Developmen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22(1): 243-287.
- [13]JEAN IMB, ROMAIN WACZIARG. Stage of Diversific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1): 63-86.
- [14]MINONDO A, REQUENA F. Welfare Gains from Imported Varieties in Spain, 1988-2006[R]. Working Papers SerieEc, 2010.
- [15]MURSHEDS, A SERINO.The Pattern of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Revisited[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11, 22(2):151-161.

- [16]ROMER, PAUL M. New Goods, Old Theory, and the Welfare Costs of Trade Restriction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 43(1):5-38.
- [17]SAINT-PAUL G. Technological Choice, Financial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2, 36(4): 763-81.

(责任编辑 范红波)

Import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s

WEI Hao¹, ZHANG Rui¹, WANG Hui²

(1.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make measurements for the import specialization degree of China's 32 industrial sectors utilizing the import data of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s in 2001-2011, and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mport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pecialization of impor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s, no matter from all the sectors or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Moreover, there i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import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ge, China has crossed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the U-shaped curve. That is, China is in the period when the specialization of impor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impor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raise the degree of import specialization in industrial sectors; make full use of the role import play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es; and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ntensiv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Keywords: Import Speci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